

走进青岛信号山公园： 山海间的历史坐标与文艺风景

□刘宜庆

见证青岛历史变迁

信号山见证了青岛的一段沧桑历史。

信号山原名为“大石头山”，位于青岛市南区中部，海拔98米。它的形状类似圆锥形，岩石巍峨，是老城区里最有气势的山头之一。在信号山南麓，有一个村庄叫青岛村。青岛村的居民主要姓胡，其始祖胡胜于明洪武年间自云南来山东，明永乐初年来到即墨定居，后在今迎宾馆一带创立了胡家庄，明万历年间更名为青岛村。

1897年11月14日，德国海军登陆栈桥，以借地操练为由，首先强占了信号山，以此作为制高点，把枪口对准章高元的总兵衙门，迫使清军撤离。德国人在山上建立了一座军用无线电台，这也是青岛最早的无线电台。后来，在山顶部建信号发布台一处。这个信号台其实是一座二层小楼，外墙用石头砌成，造型有些像碉堡。信号台每天悬挂各类信号标志及气象、风力标志，专为轮船及帆船入港时传递信号。因此，德国胶澳总督将该山命名为“齐格纳山”（德语“信号”的意思），这就是“信号山”名字的由来。这座山又被老百姓称为“挂旗山”或“旗台山”。

英国人帕默来青岛游览，对信号山印象深刻，在他写的《青岛（1898-1910）》一书中这样描述：“山上的信号有这样几种：三角形的顶尖向上表示由北方开来一艘轮船，三角形的顶尖向下表示由南方开来一艘轮船，四角形的旗是表示有一艘帆船，小红旗表示一艘有固定航期的邮轮。而如果升起一个球形标志，则表示有一艘军舰要到达……”

1914年，日军侵占青岛后，将此山更名为“神尾山”。1922年，我国收回青岛主权。1923年，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在整理青岛区划及地名时，更名为“信号山”。

1984年，青岛决定把信号山建成山头公园。1989年，整个公园建成，三座红色的蘑菇楼成为青岛老城区的著名景观，信号山公园成为游客来青岛的打卡地。

拾级而上，在半山腰会看到一处景观——五龙潭。中央石柱盘绕着一条巨龙，向天昂首喷水，水潭四角各有一条小龙趴在水面喷水，形成“五龙戏水”之势。天气晴朗时，弥漫的水雾遇光，有时能制造出迷你彩虹，当地传说“潭边仙女雕像掌管水源，让潭水四季不涸”。夏日黄昏，落日融金，西天一片晚霞热烈燃烧，五龙潭被金晖笼罩，信号山脚下的青岛湾，流转着夕阳的余晖。

信号山上为何会建造“五龙戏水”的景观？这是因为它地处龙山、龙江、龙口、龙华、伏龙五条带“龙”字的道路之间，又名“五



旧时的明信片上，清晰可见信号山上的挂旗台



信号山上挂旗台

在青岛老城区，一座青翠欲滴的山上，矗立着三座红色的蘑菇楼，错落有致，如同燃烧的火炬，照亮登临者的眼睛。这就是信号山公园的标志性景观，在此可以登高望远观沧海，胶州湾的百年风云，尽收眼底。这里见证了青岛的历史变迁，也蕴含着青岛的文学与艺术内涵。



在信号山中间的红色蘑菇楼旋转观景台远眺

山”。

登上信号山山顶，在中间的蘑菇楼旋转观景台上，碧海蓝天、红瓦绿树的青岛标志性景观一览无余。不仅山海胜景入眼来，激荡的历史风云也进入视野。如今，信号山已焕发新颜。

目睹青岛文艺发展

信号山又是一座蕴含着青岛文学与艺术内涵的山。

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，青岛信号山作为市区的游览景点，迎来许多著名文人墨客登临。信号山与文艺结缘，其来有自。

1934年初夏，端午节前一日，萧军、萧红从大连来到青岛，住在观象一路1号（今萧红、萧军故居），这栋小楼的顶端额面上嵌绘有一个圆形的太极图。小楼南偏东，就是信号山。萧军在《青岛怀踪录》中写道：“山岗上竖立了很多旗杆，常常要有各种形式、颜色……不同的旗帜升起降落着。这可能是一些信号旗，对于出入港的航船有些作用，这大概就名为‘信号山’。”在萧军的

记忆里，观象山、信号山上多种植洋槐，“夏日蝉声不断，迢递相闻，午梦回时，常卧而听之。”一团浓绿的信号山上，五颜六色的旗帜在一片蝉声中升起、降落，在海风中飘扬。

1934年7月，郁达夫应青岛市立中学教师、诗人汪静之邀请，到青岛避暑。在青岛期间，他游览了市区的信号山、贮水山、青岛山、汇泉炮台以及崂山。7月17日上午，“上港务局的旗台山顶上去看了青岛全境（景）”。第二天，郁达夫游兴正浓，对青岛的植物发生浓厚的兴趣，想买一本植物图鉴来查青岛的植物。下午，郁达夫接连登上市区的贮水山、青岛山和旗台山。“青岛全市的形势，已约略洞晓了。”郁达夫在夏日的黄昏，登上信号山（旗台山）观赏山海风光。连着两天，在不同的时间段登上信号山，由此可见郁达夫对信号山的喜爱。

1931年秋，著名学者俞平伯游览青岛时，以《青岛信号山》为题作诗：“故人邀我作东游，喜得年时及早秋。三面郁葱环碧海，一山高下尽红楼。沙温浪软飘情侣，

烛暗弦低含舞袖。此夕凭虚君不见，万千灯火占齐州。”他赞美青岛是适宜居住的城市，又是诗情画意的城市，而“沙温浪软飘情侣”一句，说明青岛是浪漫之都，适合山盟海誓、蜜月旅行。人在信号山观万家灯火，心却想着济南的朋友共此今夕美景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岛文艺界欣欣向荣，最早在齐东路成立的文联（筹委会）搬到了信号山路25号院。因为青岛市文联的到来，信号山更增添了一层文艺的色彩。1957年，陆侃如当选为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首任主席。可以想见，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、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家当时频繁出入信号山路25号。青岛市文联与小鱼山脚下的老山大校区，形成一种映衬和互补。

春天探访信号山路

3月下旬的一天，漫步信号山路，感受信号山的温度。春天的感觉安然、美好，莱芜二路拐角的海鲜摊和水果摊规整、干净，摊主看

着车来车往、人聚人散。在老城区走走，安稳、笃定，看到老楼、老街的日常景象，看到院落中的花木，有一种诗意在心头萌动。

信号山路上，单号依山势而起院落和建筑；双号的地势低，有一个落差。单号临街有石头砌的墙壁，门洞里是台阶，引领而上。路边，有一卡车西红柿，躺在敞开车厢里，卖西红柿的人坐在马扎上，在暖洋洋的春光下打盹儿。那一车红灿灿的西红柿，让冰冷的石头墙壁灿然生辉。一位年轻的妈妈揽着孩子坐在台阶上，小孩子用小手去抓妈妈的头发，妈妈不时亲吻孩子的脸蛋，叫着孩子的名字。双号院落的围墙上，爬山虎刚长出嫩叶，藤蔓变得柔软，伸出触须，追逐阳光，灌木长出近棕色又近红色的枝芽。走在信号山路上，仿佛走进了春天的梦境。鸟儿“啾啾”“唧唧”欢快地鸣叫，反而更增添了安静的氛围。一年四季，信号山路都是静谧的。一位老人手拄着拐杖缓缓行走，一只花猫伸着懒腰，眯着眼睛晒太阳。

信号山下的花木、楼房与街道，仿佛是一本书，可以反复阅读。

信号山路25号院，是青岛作协等文艺团体的驻地。院内有两株百年紫玉兰，满树繁花，美得惊心动魄。每当4月中下旬，玉兰花瓣脱离枝头，簌簌落下，在日光的阴影之中，安静地躺在树下裸露的土坡上。庭院无人空落花。这株紫玉兰，不论从哪个角度观赏，都有无尽的风情。在蔚蓝天空的映照下，经历了百年风雨的紫玉兰，成为青岛市文艺界的一种象征，可谓青岛文艺的守护神。想想青岛市文联刚刚搬迁到此处，当年在这株花树下走过的人，有的已经生命凋零，有的已经成为白发老者。而这株进入青岛市古树名录的紫玉兰，年年花开千万朵，依旧笑春风。如今，青岛市作协每年在紫玉兰盛花期，在院内举办玉兰诗会。在玉兰的芬芳之中，诗歌长出了翅膀，飞到了信号山上的白云中，飞到了蓝色的大海上。青岛的春天也因诗歌而更加绚烂多彩。

信号山周边保留了延续历史风貌的青岛老街区。信号山周围有龙江路、龙山路、龙口路、龙华路、伏龙路这五条带“龙”字的道路，藏龙卧虎，多名人故居。信号山周边的老街，齐东路、莱芜路、信号山路、龙山路等，是典型的青岛老街，保持了最初的历史风貌。这些老街、老院，相伴着信号山。老街幽深起伏，花木扶疏，建筑风格鲜明。不论是春雨潇潇，还是雪后初霁，信号山周边的街区，给人以气定神闲的感觉。

不妨在樱花绽放的春日，到信号山公园坐看水云。海鸟高飞尽，浮云独去闲；相看两不厌，尽在信号山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媒体人）